

要有世界经典,更要有中国表达



马上评

3月起演艺市场“文艺复兴”至今热闹非凡。历经上海之春、白玉兰戏剧表演奖颁奖、现代戏剧谷等文化节庆,接续的就是几台海外经典剧目的本土化改编版连番上演。

5月5日起,获得安德鲁·劳埃德·韦伯授权的音乐剧《剧院魅影》中文版在上海大剧院首演,仅仅装台就耗费了20天。5月4日起,濮存昕导演、上戏第六届藏族班出演的普通话、藏语双语版《哈姆雷特》上演。昨晚,徐俊导演的音乐剧《哈姆雷特》以及芭蕾舞剧《歌剧魅影》同时首演……

两台“魅影”、两台《哈姆雷特》都在5月点燃申城舞台。最初,还都是英国经典:400年前的莎剧《哈姆雷特》;35年前的音乐剧《剧院魅影》。舞台剧“西风东渐”,仿佛延续了上世纪80年代外国文学的轨迹,经典剧目,扑面而来。

但是,细细分析,源头大抵相同,但是改编过程各不相同。音乐剧《剧院魅影》中文版几乎是英国原版的复刻,除了演员是中国人、唱中文歌词之外,舞台道具、服饰几乎都是从《剧院魅影》全球巡演的各个剧组中调用来的。因而,就是把中国演员嵌入了《剧院魅影》的壳中。徐俊导演的音乐剧《哈姆雷特》则是改编幅度最大的,首先在视觉上向传统文化巅峰时期之一宋代美学致敬,其次要寻找当下在中国以音乐剧排演《哈姆雷特》的意义和价值。前者满足了无法去欧美看原版《剧院魅影》的广大观众的念想,激活

市场;后者探索了西方经典本土化改编的艺术方向,在市场与艺术中寻求平衡。

舞台上要有经典普及,毕竟中国观众的舞台阅历受客观条件限制并不丰富;舞台上更要有基于经典的表达与创新——那是中国舞台剧前进的根本动力。

朱光

徐俊导演音乐剧

《哈姆雷特》文化广场首演

时代再变 人性难变

继挑战中国悲剧《赵氏孤儿》改编成音乐剧大获成功之后,徐俊导演的莎翁悲剧《哈姆雷特》又以音乐剧的形式在文化广场首演,再次以中西交融的美学理念震撼了观众。

从《赵氏孤儿》到《哈姆雷特》

音乐剧《赵氏孤儿》可谓迄今为止中国原创音乐剧中的整体品质、综合指数较高之作,在去年巡演全国各地依然创造了票房奇迹。《赵氏孤儿》是最早从中国传播至欧洲的戏曲。中国戏曲的形制与西方歌剧的形制类似——可以通过大段歌唱抒情感动观众,从而推动甚至“带过”剧情。但是该剧核心情节——程婴何以愿意把自己儿子的命献祭给赵氏孤儿,放在当今社会背景下难以得到观众认同。因而,该剧借助了莎剧《哈姆雷特》的创意,全剧让程婴儿子的灵魂成为一个角色,以质问父亲是否爱自己的方式开场,剧终之际则以程婴在儿子墓前,以死与儿子和解、“相聚”为终。

于是,就有观众问导演徐俊——接下来,是否要排演音乐剧《哈姆雷特》?一个是中国悲剧经典,一个是西方悲剧经典,这对于导演而言,既是表达追求的完善,也是面临十分的挑战。徐俊选择面对挑战。

从程婴到克劳狄斯

鉴于音乐剧诞生在欧美,中国音乐剧演员主演的大部分作品都是海外翻译、改编的作品。原创音乐剧面临的挑战更大,故而中国音乐剧演员主演中国故事的机会不多。郑棋元在主演海外题材音乐剧的过程中赢得观众对其先天条件的赞美,但是在主演《赵氏孤儿》后更精进了演唱与表演技能。虽然坐在前排的观众昨天依然只有带上了望远镜才能细看演员面目,但是若闭眼欣赏,更能

真切体会郑棋元的气息把握可以做到从耳边呢喃细语瞬间爆发,声音能量似乎能让山可崩、地可裂。

在《赵氏孤儿》中磨炼了演技的郑棋元,在《哈姆雷特》中扮演哈姆雷特叔父克劳狄斯。就年龄段而言,程婴、克劳狄斯和郑棋元岁数相仿。哈姆雷特更年少。这是郑棋元主演的第18部音乐剧——但是,是第一次扮演反派人物。克劳狄斯奸佞、虚伪、强势;程婴纯粹、真挚、犹豫——两者性格完全相反。但是,首次扮演奸雄的郑棋元把握得还不错。

从西方到东方

昨晚的舞美、服装引发两极化反响。舞美部分延续《赵氏孤儿》的写意布景与灯光塑造,依然大气磅礴与细腻唯美兼具。如奥菲莉娅水中自杀那一幕,灰褐色巨石上有水波流动纹样。在上半场结束时,在哈姆雷特犹豫是否要趁克劳狄斯祈祷时一剑刺死他最终没下手之际,舞美“替”他“下手”——从灰色岩石框架,向舞台中心刺出一圈血红剑状物,触目惊心,创意十足。

如果说《赵氏孤儿》的服装是中式服装里融入西方硬朗线条与造型,那么《哈姆雷特》的服装更东方,除了个别如皇冠、宝剑等具有象征意义的道具必须西方之外,整体服装偏向宋代美学。莎剧之所以流传至今并不是因为其服饰,而是因为其人性——时代再变,人性难变。并且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导演都在对《哈姆雷特》进行本土化改造,若当代中国导演去“复刻”一台400年前审美的《哈姆雷特》又有何意义呢? 本报记者 朱光



上芭原创舞剧《歌剧魅影》首演带来不一样的芭蕾——

肢体张力 唱响经典悬疑

这是个宛如鬼魅的影子,难觅踪迹却又“无处不在”;这也是个充满魅力的影子,身形儒雅舞姿翩跹……昨晚,上海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歌剧魅影》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举行世界首演。谢幕持续整整五分钟,有舞迷感叹“魅影”颠覆了她对芭蕾的想象:“和以往印象中唯‘美’不同,它多了一份引人入胜的悬疑色彩。”

芭蕾舞剧《歌剧魅影》根据法国作家加斯通·勒鲁1910年发表的同名小说改编。英国编舞大师德里克·迪恩为保持“魅影”神秘感,并增添悬疑氛围,费尽心思将他“隐藏”并赋予其“魔法”。为“藏”魅影,舞台上的那面“魔镜”被设置成传送门,多媒体灯光的巧妙运用让镜子中的魅影若隐若现。魅影去来无踪,成为笼罩在歌剧院的那份阴霾。他亲自教导并将柯莉斯汀捧为新星,为她扫清障碍甚至杀了台柱。

这是吴虎生第一次戴着两层面具跳舞,也是他第一次颠覆形象以极其丑陋的面目跳出心中的爱。黑色面罩下那一张狰狞的“脸”,第一次排练时甚至吓到了舞伴戚冰雪。但舞台上,人们依然能从他的舞姿中读出“丑陋脸庞”下,那颗自卑又卑微的灵魂对于美好的向往和对爱的渴望。

最让人心碎的是最后一幕。歌剧院大火之后,“魅影”半挟持地将柯莉斯汀带到歌剧院下自己的小屋。穿过幽暗的河道,来到那个藏着爱的小屋,有他爱人准备的婚纱,白色的婚纱闪耀着圣洁的

光,与暗黑的环境形成鲜明的对比,宛如藏于黑暗的“魅影”内心的向美向善的渴望。

面对追至此处的情敌拉乌尔,“魅影”因嫉妒的怒火而发狂,他掐住拉乌尔的脖子,眼看就要化身魔鬼,是柯莉斯汀拿起婚纱唤醒他心中的爱。剧中以三朵玫瑰作为爱的表白,但自卑的“魅影”都只敢在“时间暂停”时献上玫瑰。最后那朵玫瑰始终未能送出,徒留一声叹息。

开演之前,很多人好奇,芭蕾舞这样的足尖艺术要如何诉说如此复杂的“魅影”故事。事实上,多媒体的巧妙运用让故事线变得清晰,令这个沉重的故事多了一份童话般的魔幻色彩。用素描笔绘出的巴黎歌剧院,就像是漂亮的建筑速写,有白色的小人穿梭其中,那是大火后魅影带着柯莉斯汀在逃生。喷泉广场上,雕塑后天空会随着剧中人的心情而变化。柯莉斯汀和拉乌尔谈情时,是将夜未夜时分,透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新月。

昨晚的现场座无虚席,观众中既有芭蕾舞爱好者,也有《剧院魅影》这一IP的粉丝。上海国际舞蹈中心的常客刘羽说:“这部剧中戏的设置,让人既能看到古典芭蕾的韵味,也有现代芭蕾的元素。特别喜欢练功房的那一幕,女孩们穿着简单素净的芭蕾舞裙,就像法国画家笔下的芭蕾舞女。”

而之前刚看了音乐剧中文版“魅影”,昨晚特地“转战”来尝鲜的吴雨桐则很好奇芭蕾舞的版本要如何演绎:“我发现,(他们)虽然不开口唱,但肢体的张力还是很震撼。我最喜欢最后那一幕,三人舞的演绎能清楚看到每个人内心的挣扎。尤其是面临选择的柯莉斯汀,‘魅影’最后拿着玫瑰绝望的神情也让人心疼。”

本报记者 朱渊

